

〔晉〕陸機著
楊明校箋

陸機集校箋

下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

陸機集卷第九

頌 箴 贊 箋 表 文 誄 哀辭

漢高祖功臣頌〔一〕

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、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、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、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、楚王淮陰韓信、梁王昌邑彭越、淮南王六黥布、趙景王大梁張耳、韓王韓信、燕王豐盧綰、長沙文王吳芮、荊王沛劉賈、太傅安國懿侯王陵、右丞相絳武侯沛周勃、相國舞陽侯沛樊噲、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、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、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、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、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、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、中郎建信侯齊劉敬、太中大夫楚陸賈、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

孫通、魏無知、護軍中尉隨何、新成三老董公、轅生、將軍紀信、御史大夫沛周苛、平國君侯公，右三十一人，與定天下，安社稷者也。頌曰：

【校】

太傅安國懿侯王陵：孫志祖文選考異卷四引金銍曰：「按陳平世家曰王陵沛人，此缺『沛』字。」
右丞相絳武侯：「右」，原作「左」，誤。史記、漢書皆云周勃爲右丞相。文選集注本作「右」，據改。
相國舞陽侯沛樊噲：孫志祖文選考異卷四引金銍曰：「按樊噲謚武侯，不宜獨略，或是刻本脫去。」

丞相穎陰懿侯：「穎」，原作「穎」，據文選集注本、尤刻本文選改。

中郎：金濤聲陸機集校云：「當作『郎中』」。按史記劉敬傳載劉敬拜爲郎中，號爲奉春君，後爲關內侯，號爲建信侯，未有中郎將之封。」

新成：案史記、漢書高祖本紀均作「新城」，「成」、「城」通。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有新成縣。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作新城。

頌曰：四部叢刊本文選「頌曰」前有注云：「五臣無此序。」陳八郎本文選、影宋本無序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陸雲與兄書云：「見吊少明殊復勝前，吊蔡君清妙不可言，漢功臣頌甚美。」是本篇與吊少明

文寫作時間當相距不甚遠。據陸雲晉故豫章內史夏府君誄，夏少明（靖）卒於永寧元年（三〇一）五月。參俞士玲 陸機陸雲年譜。

茫茫宇宙，上塲下蹟〔一〕。波振四海，塵飛五岳。九服徘徊，三靈改卜〔二〕。赫矣高祖，肇載天祿〔三〕。沉迹中鄉，飛名帝錄〔四〕。慶雲應耀，皇階授木〔五〕。龍興泗濱，虎嘯豐谷〔六〕。彤雲畫聚，素靈夜哭〔七〕。金精仍頽，朱光以渥〔八〕。萬邦宅心，駿民效足〔九〕。

【校】

茫茫：文選集注本、四部叢刊本文選、北宋本文選、尤刻本文選作「芒芒」，「芒」、「茫」通。

上塲：「塲」，影宋本、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「慘」。案「塲」即「驂」字，「慘」、「驂」通。朱駿聲說文

通訓定聲臨部「驂」：「字亦作『塲』」。漢高功臣頌「上塲下蹟」注「不清澄之貌」。……通俗文

「色暗曰慘」，以「慘」爲之。」

帝錄：文選集注本卷九十三：「今案：鈔、音決『錄』爲『錄』也。」「錄」、「錄」通。

應耀：「耀」，文選集注本、四部叢刊本文選、尤刻本文選、陳八郎本文選、陸本、影宋本作「輝」。

仍頽：文選集注本卷九十三：「今案：陸善經本『仍』爲『乃』。」「仍」、「乃」通。

駿民：「駿」，胡刻本文選考異以爲陸機原當作「俊」，李善本亦作「俊」，五臣改爲「駿」。其言曰：「善引『俊民用章』爲注，是其本作『俊』也。……五臣翰注乃云『群賢如駿馬足』，是其本作『駿』，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。……考士衡長安有狹邪行云『憑軾皆俊民』，左太沖擬士衡云『長纓皆俊人』，（案：此江淹詩。）可見陸自用『俊』字，與此同。彼二注善皆引尚書，亦與此同。決不得作『駿』甚明。或言『駿』字與『足』生義，不當云『俊』。更大不然。上偶句云『萬邦宅心』，『萬』字不與『心』生義。五臣之意，固緣『足』字改『俊』爲『駿』，而殊非陸旨也。又尚書本作『駿』，善屢引爲『俊』者，『駿』與『俊』同，已具奉答內兄希叔詩，無妨其引作『俊』也。凡善引書有如此者，不能以畫一求之。」案「駿」、「俊」通，作「駿」亦可，唯不當以「駿馬足」釋之耳。又「民」，文選五臣本、陳八郎本文選、影宋本作「人」，蓋避唐諱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茫茫二句：史岑出師頌：「茫茫上天，降祚有漢。」埤，李善注：「不清澄之貌也。」黷，文選孔稚珪北山移文「或先貞而後黷」李善注引蒼頡篇：「垢也。」

〔二〕九服二句：周禮夏官職方氏：「乃辨九服之邦國。方千里曰王畿，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。」鄭玄注：「服，服事天子也。」漢書揚雄傳羽獵賦：「方將上獵三靈之

流。」如淳注：「三靈，日月星垂象之應也。」後漢書班固傳典引：「答三靈之繁祉。」李賢注：「三靈，天地人之神也。」改卜，喻重新選擇。李周翰注：「言天將惡秦濁亂，改卜清平之君也。」

〔三〕赫矣二句：韋玄成自劾詩：「赫矣我祖。」肇，詩大雅生民「以歸肇祀」毛傳：「始也。」載，呂向注：「運也。」應瑒文質論：「皇穹肇載。」論語堯曰：「天祿永終。」

〔四〕沉迹二句：史記高祖紀：「高祖，沛豐邑中陽里人。」李善注：「中鄉，即中陽里也。」案：詩小雅采芑：「于此中鄉」毛傳：「鄉，所也。」所，廣雅釋詁：「所，所也。」所，即居之本字。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云：「古者公田爲居，廬舍在內。……中鄉，當指『中田有廬』言之。傳訓鄉爲所，亦以所爲所也。」案：「中田有廬」見小雅信南山。鄭箋：「中田，田中也。農人作廬焉，以便其田事。」孔疏：「古者宅在都邑，田於外野，農時則出而就田，須有廬舍。」馬氏之意，謂中鄉乃指田中居止之處而言。其說是，中鄉當是泛稱，猶言田畝之中。豐邑，今江蘇豐縣。李善注引尚書璇璣鈴：「孔子曰：『五帝出，受錄圖。』」藝文類聚卷十一引河圖挺佐輔：「天老曰：『河出龍圖，雒出龜書，紀帝錄，列聖人之姓號。』」

〔五〕慶雲二句：慶雲，祥雲，參卷五贈馮文饒遷斥丘令「慶雲扶質」注。史記項羽紀：「范增說項羽曰：『沛公……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氣，皆爲龍虎，成五采，此天子氣也。』」階，說文阜部：「陞也。」段玉裁注：「凡以漸而升皆曰階。」皇階，猶言帝皇升進之路。李善注

引春秋孔演圖：「天子皆五帝精，必有諸神扶助，使開階立遂。」引宋均注：「遂，道也。」又引春秋保乾圖：「黑帝治八百歲，運極而授木，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。」據李善注，此言漢之曆運爲周木德所授。案：漢初張蒼以漢爲水德，公孫臣、賈誼以爲土德。至劉向方以爲漢承堯運，爲火德；周爲木德，木乃生火。東漢亦推五行終始之運，以爲周蒼漢赤，木生火，赤代蒼。參見漢書高祖紀贊、郊祀志贊、律曆志及太平御覽卷九十引東觀漢記。

〔六〕龍興二句：漢書息夫躬傳：「先帝龍興。」史記高祖紀：「爲泗水亭長。」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：「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。」尚書禹貢：「泗濱浮磬。」淮南子天文：「虎嘯而谷風至。」

〔七〕彤雲二句：彤，廣雅釋器：「赤也。」史記高祖紀：「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，於是因東游以厭之。高祖即自疑，亡匿，隱於芒、碭山澤巖石之間。呂后與人俱求，常得之。高祖怪問之，呂后曰：『季所居上常有雲氣，故從往，常得季。』高祖心喜。沛中子弟或聞之，多欲附者矣。」素靈，謂白帝之靈。史記高祖紀：「高祖被酒，夜徑澤中。……前有大蛇當徑。……乃前，拔劍擊斬蛇。蛇遂分爲兩，徑開。……後人來至蛇所，有一老嫗夜哭，人問何哭，嫗曰：『人殺吾子，故哭之。』人曰：『嫗子何爲見殺？』嫗曰：『吾子白帝子也，化爲蛇，當道，今爲赤帝子斬之。』」史岑出師頌：「五曜宵映，素靈夜嘆。」

〔八〕金精二句：金精，謂秦。漢書郊祀志：「秦襄公攻戎救周，列爲諸侯而居西，自以爲主少昊

之神，作西時，祠白帝。」又曰：「櫟陽雨金，獻公自以爲得金瑞，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。」
禮記月令：「孟秋之月……其帝少皞。」鄭玄注：「此白精之君。……少皞，金天氏。」少昊即少皞。朱光，謂漢。漢火德，故曰朱光。渥，廣雅釋詁：「厚也。」

〔九〕萬邦二句：尚書康誥：「宅心知訓。」班固漢書敘傳述高紀第一：「西土宅心。」顏師古注引劉德曰：「宅，居也。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。猶係心也。」駿，通俊。尚書洪範：「俊民用章。」李善注引曹植與陳琳書：「驥騄不常一步，應良御而效足。」

【集評】

洪若皋梁昭明文選越裁：極典秀，極流暢。

李詳杜詩證選：（杜甫三川觀水漲「陰氣不黤黧」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：「茫茫宇宙，上塲下黧。」

堂堂蕭公，王迹是因〔一〕。綢繆睿后，無競惟人〔二〕。外濟六師，內撫三秦〔三〕。拔奇夷難，邁德振民〔四〕。體國垂制，上穆下親〔五〕。名蓋群后，是謂宗臣〔六〕。

【校】

王迹：「王」，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「主」。

【箋注】

- 〔一〕堂堂二句：蕭何，沛（今屬江蘇）人，爲相國，封鄼侯，謚文終侯。案：鄼縣所在，歷來有異說。錢大昕云蕭何初封沛郡鄼縣，其後嗣乃封南陽郡鄼縣，而鄼字後來亦假鄼字爲之。見廿二史考異卷四、卷七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、王先謙漢書補注皆遵其說。沛郡鄼縣，今安徽亳縣東北，南陽郡鄼縣，今湖北均縣東南。論語子張：「曾子曰：『堂堂乎張也，難與并爲仁矣。』」集解引鄭玄曰：「言子張容儀盛。」皇侃義疏引江熙：「堂堂，德宇廣也。」李善注：「蕭何爲丞相，故曰公。」通典職官典：「漢以丞相、大司馬、御史大夫爲三公。」王，國語周語「王公立飫」韋昭注：「天子。」此指劉邦。史記秦楚之際月表：「然王迹之興，起於閭巷。」因，群書治要卷三十九引呂氏春秋君守「因主之爲」高誘注：「猶隨也。」
- 〔二〕綢繆二句：綢繆，親密，見卷二遂志賦「蕭綢繆於豐沛」注。后，爾雅釋詁：「君也。」蕭何秦末爲沛主吏掾，與劉邦關係甚密，見史記、漢書本傳。詩大雅抑：「無競維人。」毛傳：「無競，競也。」鄭箋：「競，強也。人君爲政，無強於得賢人。」

- 〔三〕外濟二句：詩小雅瞻彼洛矣：「以作六師。」毛傳：「天子六軍。」案：此六師，謂劉邦與楚作戰所率大軍。時劉邦爲漢王，未稱帝，云六師者，美之也。三秦，謂關中。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，背約，立劉邦爲漢王，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，都南鄭，三分關中，立秦三降將章邯爲雍王，司馬欣爲塞王，董翳爲翟王。後漢王定三秦，出關與楚爭霸，蕭何留守關中，不斷以

糧草兵員支援漢軍，二句謂此。

〔四〕拔奇二句：拔奇，謂進薦韓信。信亡楚歸漢，初，未受重用，蕭何獨奇之，以爲國士無雙，言於劉邦，驟拜爲大將，一軍皆驚。是所謂拔奇。三國志魏書衛臻傳：「蔣濟遺臻書曰：『漢祖遇亡虜爲上將……』」臻答曰：『……今子……開拔奇之津。』」正指韓信而言。夷難，指劉邦稱帝後韓信謀反，蕭何定計誅之，及黥布反時何撫循關中盡糧食資用以佐軍等事。左傳莊公八年引夏書：「皋陶邁種德。」杜預注：「皋陶能勉種德。邁，勉也。」謂勉力以布德。馬良與諸葛亮書：「邁德天壤。」振，國語周語「以振救民」韋昭注：「拯也。」周易蠱象：「君子以振民育德。」

〔五〕體國二句：周禮天官冢宰：「惟王建国……體國經野。」鄭玄注：「體，猶分也。……鄭司農云：『營國，方九里，國中九經九緯，左祖右社，面朝後市。』」謂設計經營國都之道路、宗廟、社稷、朝廷、市場等。論語泰伯「煥乎其有文章」何晏集解：「其立文垂制又著明。」穆，楚辭九歌東皇太一「穆將愉兮上皇」王逸注：「敬也。」二句謂蕭何營治長安宮室，定法制，上之威重遂顯而下民親附。史記蕭相國世家：「何守關中，侍太子，治櫟陽。爲法令約束，立宗廟、社稷、宮室、縣邑。」又史記、漢書高祖紀載，蕭何營作未央宮，立東闕、北闕、前殿、武庫、太倉等，劉邦怒，責其過度，何曰：「天子以四海爲家，非令壯麗亡以重威，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。」劉邦乃悅，自櫟陽徙都長安。是其經國也。史記太史公自序：「蕭何次律

令。」又漢書刑法志：「蕭何攬摭秦法，取其宜於時者，作律九章。」曹參傳載百姓歌曰：「蕭何爲法，講若畫一。」曹參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載其清靖，民以寧壹。」是其垂制也。班固漢書叙傳述蕭何曹參傳第九：「（蕭何）營都立官，定制修文。」李善注：「然重威則上穆，刑約則下親。」

〔六〕名蓋二句：后，君，此指諸侯國君。劉邦既定天下，封功臣爲侯，以蕭何功最盛，封爲鄭侯，食邑八千戶，在諸人上，位次第一。宗，詩大雅公劉「君之宗之」鄭箋：「尊也。」史記蕭相國世家太史公曰：「何之助爛焉，位冠群臣，聲施後世。」漢書蕭何曹參傳贊：「爲一代之宗臣。」顏師古注：「言爲後世之所尊仰，故曰宗臣也。」又王莽傳「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」顏注引張晏：「宗臣，有助勞，爲上公，國所宗者也。」

【集評】

葉玉麟評：「拔奇夷難」四句，煉句不減班書。（見評注經史百家雜鈔卷七）

平陽樂道，在變則通〔一〕。爰淵爰嘿，有此武功〔二〕。長驅河朔，電擊壤東〔三〕。協策淮陰，亞迹蕭公〔四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平陽二句：曹參，沛人，爲相國，封平陽侯，謚懿侯。平陽，今山西臨汾西，在汾水西岸。樂

道，謂其爲政用道家之言，清靜無爲也。論語學而：「貧而樂道。」（今本論語無「道」字，此據皇侃義疏本。古本應有「道」字，參阮元校勘記。）周易繫辭下：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」張銑注：「臨事能變通而合於理也。」案：曹參爲相，一遵蕭何成法，日夜飲酒而不治事，似悖常理，故云變也。

〔二〕爰淵二句：莊子在宥：「淵默而雷聲。」班固漢書敘傳述蕭何曹參傳第九：「平陽玄默，繼而弗革。」嘿、默通。曹參武功最盛。漢書蕭何曹參傳：「列侯畢已受封，奏位次，皆曰：

『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，攻城略地，功最多。』」詩大雅文王有聲：「文王受命，有此武功。」

〔三〕長驅二句：長驅句，謂平定三秦之後，與韓信攻略魏、趙及齊，三者皆在河北，當今山西、河北、山東一帶。擊壤東，爲由漢中還定三秦時事。史記曹相國世家：「取壤鄉，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，破之。」張守節正義：「皆村邑名。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南一十餘里高櫟坊是。」漢書司馬相如傳爲天子游獵之賦：「星流電擊。」漢書敘傳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：「長驅六舉，電擊雷震。」

〔四〕協策二句：淮陰，淮陰侯韓信。漢書蕭何曹參傳贊：「參與韓信俱征伐。」蕭何傳載議封侯位次，鄂千秋曰：「蕭何當第一，曹參次之。」劉邦稱善。傳贊：「唯何、參擅功名，位冠群臣，聲施後世，爲一代之宗臣，慶流苗裔。盛矣哉！」

文成作師，通幽洞冥〔一〕。永言配命，因心則靈〔二〕。窮神觀化，望景揣情〔三〕。鬼無隱謀，物無遁形。武關是闕，鴻門是寧〔四〕。隨難榮陽，即謀下邑〔五〕。銷印慕廢，推齊勸立〔六〕。運籌固陵，定策東襲〔七〕。三王從風，五侯允集〔八〕。霸楚實喪，皇漢凱入〔九〕。怡顏高覽，彌翼鳳戢。託迹黃老，辭世却粒〔一〇〕。

【校】

揣情：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「揚清」。

實喪：「實」，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「云」。

彌翼：「彌」，文選五臣本、文選集注本、陸本作「弭」。「彌」、「弭」通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文成二句：張良，其先韓國人，祖、父均相韓王。爲太子少傅，封留侯，謚文成侯。留，今江蘇沛縣東南。張良嘗亡匿下邳，游橋上，有老父授一編書，曰：「讀此則爲王者師矣。」又其晚年嘗曰：「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。」見史記留侯世家。洞，文選王褒洞簫賦如淳曰：「通也。」

〔二〕永言二句：詩大雅文王：「永言配命。」毛傳：「永，長；言，我也。我長配天命而行。」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曰：「高祖離困者數矣，而留侯常有功力焉，豈可謂非天乎？」大雅皇矣：

「維此王季，因心則友。」二句言其行常合於天命，任其心而若有靈。

〔三〕窮神二句：周易繫辭下：「窮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」莊子至樂：「吾與子觀化。」情，戰國策秦策「請謁事情」高誘注：「實也。」鬼谷子揣篇：「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，此所謂測深揣情。」史記虞卿傳太史公曰：「虞卿料事揣情，爲趙畫策，何其工也！」

〔四〕武關二句：武關，史記秦始皇紀「上自南郡由武關歸」裴駰集解引應劭：「武關，秦南關，通南陽。」在今陝西、河南、湖北交界處，丹水東岸。劉邦攻破南陽郡，郡守走保宛，劉邦急欲入關中，乃過宛而西。張良諫，劉邦從其言，回兵圍宛。南陽守降，宛西諸城乃順風而下，遂入武關。見史記、漢書高祖紀。鴻門，史記項羽紀「在新豐鴻門」集解引孟康：「在新豐東十七里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。」在今陝西臨潼東北，驪山之北。劉邦、項羽先後入關中，項羽兵四十萬，在鴻門；劉邦兵十萬，在霸上。項羽欲攻滅劉邦，情勢甚危急，賴張良畫策，乃獲安。

〔五〕隨難二句：滎陽，縣名，在今河南滎陽東北。漢之三年，項羽急圍劉邦於滎陽，劉邦憂恐。酈食其畫策，請立六國後以示德義。劉邦稱善而使刻六國印，欲行其事。張良力陳八不可，曰：「誠用客之謀，陛下事去矣！」劉邦乃輟食吐哺，罵曰：「豎儒，幾敗而公事！」令毀其印。即，詩衛風氓「來即我謀」鄭箋：「就也。」下邑，縣名，在今安徽碭山。劉邦定三秦，東擊楚，時張良間行歸就之。至彭城，漢敗而還至下邑。張良爲畫策，聯絡黥布、彭越，委韓信以重任，使獨當一面。最後破楚，此三人有大力焉。

〔六〕銷印二句：銷印，銷六國印，見上。碁，左傳宣公十二年「楚人碁之脫扃」杜預注：「教也。」段玉裁說文注云碁借爲詔，詔，誠也。碁廢，謂教誠之，使廢止立六國後之謀。漢四年，韓信平齊，使人言於漢王，請爲假齊王以鎮之。時楚方急圍劉邦於滎陽，韓信使者至，發書，漢王大怒。張良、陳平躡其足，因附耳語，曰：「不如因而立，善遇之，使自爲守。不然，變生。」漢王亦悟，因復罵曰：「大丈夫定諸侯，即爲真王耳，何以假爲！」乃遣張良往，立信爲齊王，徵其兵擊楚。

〔七〕運籌二句：固陵，今河南太康南。劉邦與韓信、彭越約共擊楚，至固陵而信、越不至。楚擊漢軍，大破之。張良畫策，許破楚後以陳以東至海盡與韓信，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。於是信、越等皆至，淮南王黥布亦與漢將劉賈入九江，誘楚大司馬周殷反楚，遂破項羽於垓下。九江、垓下在固陵東南。

〔八〕三王二句：三王，韓信爲齊王，滅楚後改封楚，彭越滅楚後封梁王，黥布爲淮南王。韓詩外傳卷三：「上陳之教而先服之，則百姓從風矣。」史記項羽紀：「乃自刎而死，王翳取其頭，餘騎相蹂踐，爭項王，相殺者數十人。最其後郎中騎楊喜、騎司馬呂馬童、郎中呂勝、楊武，各得其一體。……封呂馬童爲中水侯，封王翳爲杜衍侯，封楊喜爲赤泉侯，封楊武爲吳防侯，封呂勝爲涅陽侯。」允，語中語詞，無義。

〔九〕霸楚二句：項羽滅秦，自立爲西楚霸王。皇，詩大雅皇矣「皇矣上帝」毛傳：「大。」又周頌

執競「上帝是皇」毛傳：「美也。」周禮夏官大司馬：「若師有功，則……愷樂，獻于社。」杜預注：「兵樂曰愷。」左傳僖公二十八年：「振旅，愷以入于晉。」凱、愷通。

〔一〇〕怡顏四句：楚辭東方朔七諫怨世：「玄鶴弭翼而屏移。」戰，左傳宣公十二年「載戢干戈」杜預注：「藏也。」粒，尚書皋陶謨「烝民乃粒」偽孔傳：「米食曰粒。」（偽古文在益稷）却粒，即辟穀。四句言張良晚年學道。史記留侯世家：「留侯乃稱曰：『……願棄人間事，欲從赤松子游耳。』乃學辟穀道引輕身。」

【集評】

葉玉麟評：於平平叙次中能以沉煉之筆鎔鑄雅詞。（見評注經史百家雜鈔卷七）

曲逆宏達，好謀能深〔一〕。游精杳漠，神迹是尋。重玄匪奧，九地匪沈〔二〕。伐謀先兆，擠響于音〔三〕。奇謀六奮，嘉慮四迴〔四〕。規主以足，離項于懷。格人乃謝，楚翼實摧〔五〕。韓王窘執，胡馬洞開〔六〕。迎文以謀，哭高以哀〔七〕。

【校】

嘉慮四迴：「慮」，文選五臣本、陳八郎本文選、影宋本作「聲」。「四」，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「百」。以足：「以」，文選集注本、北宋本文選、尤刻本文選、陸本、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「於」。